

大題三萬選

公孫下

衡地利之重輕所爭不在大也。大地利國重於天時，而輕於人和者也。就所重以言，卽三里七里，何非城郭哉？且從來以輕敵重者，國無大以重敵輕者，國無小。蓋天道遠人，道通而王公守國之義，實居中而互見其重輕，不此之審而徒爭大小，宜乎言形勢者不復在哉。爾矣。夫先王之制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所以治此人也。內為城以衛國，外為郭以周城，所以保此人也。當其時上下輯和而無違心，雖有地利，蓋不足言。亦何有把天時與太師同車之責？煩我太史哉。乃今之重地利者，往往舉以與天時較，而於人和未有聞也。夫龍尾伏辰，徵兆亡城之說，山河表裏，皆誇負郭之鄉。此其說詎不謂然，然而無形之旺，指國不知有形之阨塞，也有象之崇，深又不如無象之干城也。此其敦重執樞，烏可以無辨顧或固執一說以地利為重於人和，則言天時者亦將爭重於地利。謂夫葛城已蹙，固已潰於庚申，偏陽甚蹙，何亦預於甲午？崇墉雖云屹，迨不足當西伯之師，虎牢亦就廢，誰不能禁諸侯之戎，甚或婦人投紡而國君走，漚管專敵而名都破。安見天時果不如地利乎？不知地利之失，有所以失，審其權不在天時，則地利之得，卽不計其所以得者，而固未可全輕地也。抑是故言乎城，不必其異麗麗也，雖三里可也，言乎郭，不必其言言危危也，雖七里可也。且大華元之登牀也，城已見，董父之東壇也，城已困，瑕孟叔之周虎而呼也，城已矢，城亦烏可盡憑者？西郭南郭並伐，雍門矣。東郭北郭並焚，申池矣。魯郭宋郭，侵於齊，入於郭矣。郭亦何堪盡恃者？而況限以三里，限以七里，顧此區區，其何恃而不忍？然而地利之輕，不必在小也，則其重也，亦不必在大也。當此之時，無論其願背城之戰者，幾何人，願城下之盟者，幾何人，望笑郭之歸懷出郭之辱者，又幾何人，而彈丸雖小，宛然虎負之雄，一夫當關，擬振發葉之陽，言天時者，實得以其小勝也，而忽謂蓋觀地利之果重於天時，而其輕於人和，乃益信。

氣機激盪，思義深幽，倒流三峽而來，恰復點滴歸源，澄澈見底。

原評

更驗地利於郭其制可由城而推焉夫郭所以為城之衛也特由三
里推之其制亦不離乎七里者近是且國家將恃地利以為中樞此
內惠弱而外示強之勢也況其設守者更自內以及外斯其拓地者
必易弱而為強蓋多易備四郊之警中畫廣則拱衛彌嚴當關重
閉之雄亥步增則規模式廓不謂制勢所限內與外不甚相遠耶亦
險固吾國而已矣知言地利者豈惟在三里之城哉廟社朝市之所
在得勝既固其防禦利維管完都邑之規而牧馬不設邊陲之備句
城下要隘將車手於長驅之無阻矣故據京邑者收二鄙而犄角宜
成扼衝之形鍊廣亡邑之無虞專封已為之衛顧恃險樂異郭之
惡而堅壁祇為清野之謀鐵有城借一臂驚心於逼處之易求知故
待暴客者恃重門而輜車遂定相依之局此城之外所以有郭也夫
郭亦正不在大耳敵人開謀之來覓伺必先於其近郭者城之藩籬
也我觀春秋以來小殺中邱落城屢書於史而郭獨未聞意郭近國
無關要塞雖然何以泰然據東來共望函谷之敵楚都鄙郭北門
更屢中息之訖知郭廣於城其範圍非遠達可窺也我國疆吏之告
備禦必適當其衝郭又城之門戶也我思先王之制大參中五營城
嚴立其規而郭獨不及意延夫國未有定程郭然何以郭焚陳郭散
晉者不聞宛郭之為墟楚入郭郭牽羊者早向達皇而逆境知郭極
乎城其制度亦約略可觀也即以爲七里也所得玉升臨之日興王
城也七十里遷楷有基以今之郭視之是十分僅居其一耳夫垂棘
解廣亡屠而寒其薪采樵致敵據臨而覆其軍彼豈惟是七里之郭
哉而七里更奚足恃也甚矣郭之民非有臨濫七萬戶勸出郭之衆
祇同屠清七百人重險之巨鎮通車一隅之坐擁按輿圖於古戍不
較諸商於之割地而猶稍益其數幾幾寧北鐸之邦王宣屏藩七百
里提封大畝由今日之郭觀之又百分而得其一二耳夫靡門告危
焚楊付於齊郭新里命召徒入版章於秦國彼國不止七里之郭也
而七里尤渺乎小矣郭外峙轉輸之郭變權僅命於七朝郭門前拜
聖之師賊車但莫乎七郭郭關之鈴鐸直道下邑之陳陳計進路於
近畿特例以齊師之遠徵不又若合其行哉

董岳

環為致師之筮讀周禮而義可得矣蓋非環無以知師之吉凶也
筮師為環其義不釋於周禮乎且自宋行師者必當擇龜觀察軍
意此夏官所以設環人也顧魯微有謀環因任周巡之誓而興兵
可以環實憑占驗之符九曰筮環筮人掌其職筮豈召軍吏而合
謀者初不煩度卜於先君耶如城三里郭七里是其建此城郭者
必先筮更而筮易也夫郭則卜遷於錫邑備則卜徙於楚邱將環
據與臨虛亦係靈長之指抑其守此城郭者必先筮咸而筮凡也
夫儉同焉而筮協從眾歸焉而筮得吉將城成眾志復何虞疑伺
之說不謂致師而筮者乃竟出於環也或其師而可致戰則如晉
侯納玉筮與卜協而天為澤以當臣多儀用事乎上公此師之可
致者環所以詠其吉也或其師而不可致戰則如趙鞅救鄭筮與
占違而水適火為沈陽吉狄獨歸於元子此師之未可致者環所
以審其凶也而於是下令軍中召鄉師致眾廐召族師合卒伍召
縣師會車徒曰今日之事未知臧否請筮之爻退筮人端笑拂
命之曰假爾奉筮有常某將以某月某日致師於某必使無堅城
無完守惟爾有神尚克知之筮者筮得掛過某之某乃占三爻自
詰以聞乃發六軍長驅而進此環之說也有無待於環者歲星在
越勾吳反受其殃星象之占亦行師者之要矣顧星之占取於象
環之筮則決於數也秦也伐晉狐殖三占備也拔齊龜焦五代兵
城不可豫決乎況筮環亦必筮祠宜杜造備敵國者將過山川
以底告而環則早已乞其靈有無取於環者龍尾伏辰上陽實當
其讖諺言之驗又行師者之常矣顧諺之驗考以言環之筮則詞
以事也絲應山陽耳也見獲占符日月目也知傷仲謀不已來告
乎況筮環亦必筮祭廟筮入豐揚軍旅者方選將帥以出征而環
則早已示其兆蓋環也者所謂筮可致師否也此而攻之時哉弗
先矣何決勝於天者竟不能爭勝於地耶

大題文獻 丁中存

極地利之勝劣者大可恃矣夫城池兵革米粟特選不備深堅利且多耳粟如是也地利不大可恃乎今天兵家所尚大要有三曰形勢曰器械曰儲蓄形勢使則可退可還器械備則可禦可衝儲蓄備則可戰可守所謂計出萬全者也夫既恃此為萬全則試與以憑藉之勢以驗其成敗之機卒使發諸形勢之未備器械之未備儲蓄之未備而有所不恃夫時不使地利明矣地利其足尚乎防禦之阻策士之所必爭雖以土不陷亦可以成大計何如上游足據故國而據天府之雄兵食之饒聖王之所不廢彈資糧告罄或指以立奇功何如儲備方完持久而伺敵軍之潰是故言地利者有言勝曰城曰池方城漢水強主以自雄焉則高深尚矣而且新木為兵揚竿為旗不足用也則兵革之堅利尚矣金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弗能守也則米粟之多尚矣且夫既高深既堅既利既多與不高不深不堅不利不資固大有辨乎假使築則置新無異昔城之惡城壞則盡雖禁禁之跡甚至韋甲則弊甲庚不謂是智略之士所為束手無策者也此而等諸既高既深既堅既利既多之數則已足矣其益增雄據不虞勤旅之入邪荀書鴻溝無慮彼軍之飛渡由是休我矛戟時乃練糧是英明之主所為顧盼自愛者也此而畏諸不高不深不堅不利不多之列又已甚矣然而冀國霸者方且奮然以興也報稱太息之徒無能為矣我撫此深溝高壘堅甲利兵當指億萬之衆將千里固塹決勝一夫亦足當倭以視雄都可登浮槎可濟與夫失亡援絕易食折收者固何若也而吾初不謂所池之非計也河山不改府庫依然當志氣之方張正不妨策十全使終不得藉口於地利曰亡我非戰之罪夫然而憑乎古今者方且浩然有感也九州遞嬗以來不一姓於彼恃此焉城塞也執兵振甲累朝屢食之譚將中原可傳檄而定棄權可蒙業而安然而臨幸為城因河為池與夫帶甲百萬積粟十年若究畧若也而吾方且羨其所處之極厚也城郭猶是宗社何如當宏圖之生機初河雖稱雄一代而竟不能原情於地利曰無功乃數之命委而去之地利之登歟非然也非然也

更即池以觀知深亦未可也恃也夫論地利而至於池之深固可恃而實未可恃也然有恃此池深者蓋子故由城而遠及之問之楚方城以為城亦深水以為池未嘗不謂其深者無津涯之可測矣顧楚邦必先度地而興利尤在浚溝則由實據以言實堅不見夫深帶依然而自以修葺之利為可恃耶則地利而先觀其城既非不高矣則難堪之在邊既不等無布以登者徒張國勢然樂土者當已為秦國百二而涉水者又為秦晉阻三河也則燕師之聲此亦既同來望而望者用顧難然升高者目足長城萬里而臨下者豈必不在水一方也則試由城而進論乎池其宜乎深也明矣而如其不深也細或等於行澤之勢勢不並於河水之深若知外患方殷守險者雖遠百雉之難焚身者且不難三刻而踰矣安所恃而不恐且其不深也近不能資灌溉之功遠無以通舟楫之利吾知外侮方興而難禦者可免城上之呼指者已莫辨舟中之勢矣安見不可方思之池何如哉池非不深也豈無有是池而初不恃此池也哉撫取切臨深之懼子來燭靈沼之詩其果僅守此池已乎如第曰上流可限也則其有步之觀者非不足指河而設警知有以備旱潦者在此池有以服保障者亦在此池而浩乎無際夫豈等於秦晉海濱雲雲乎豈無有是池而徒恃此池之深也哉漢伯漢宮而勢日漸入浚洙而地見侵不幾事勢此池已乎然既曰頭要頭與也則其活潑之勢者非不足以背水而行知所以謹防者惟此池所以絕險阻者亦惟此池而淵才具測夫亦猶是工水之木漢水之應益按其形自非涉泗而奔潁潁而從可得而擬故臨河欲返在人幾不免向若之弊而度其勢自與潁之汾水來之河間同其有容故泉流既清在我自可信潁潁無患雖然池之深果足恃哉

兵革非不堅利也 二句 華新編 黃體芳
物有堅利且多者城池有恃矣夫兵革未集所以備城池也堅利且多矣不更為地利之助乎且自古未有甲胃不足而城食廣不足而民而能免於貧弱者也夫國家所患在貧窮而不在於城下之詔曰修我矛戟修我矛戟於待出一令曰時乃獲獲處帶礪礪而自謂無虞者如城既高池既深矣斯時之撫有城池者不已得所恃乎雖然猶有慮者其孔厚矣乃或者過嚴即撫干戈未備稅強無備雖強弟修教兵糧甲失其經何以增高深溝之色金湯其永矣矣乃或者子程不給米色貽室室如懸水則吳代晚酒時度重其憾矣以壯高原深谷之難而於是有以株馬厲兵之說進者謂垣崇雉堞而金鐵之庫猶虛庫虛而崇雉堞之容其罪非所以固吾國也蓋治兵者而資者以貴重之說進者謂崇雉堞而折衝難與國保漢水方難而振廢成廢之食非所以嚴商守也蓋征米粟然而第言兵革也又戰未始而澤紀已解不堅利無以禦敵也則必竭乃鋒銳乃甲以補軍容然而第言米粟恐乎谷而而抱平無資不多無以資糧也則必千斯倉萬斯箱以充軍容然而有兵革無米粟車征六月轉嗟留有三星堅矣利矣進在不多則且費之三郊有備軍之七日無憂而富強不備然則而得米粟夫兵革乞糧無長未必藏家有中多矣患在不堅不利則且成協與秦秦夫供弓矢與糧糧並用而食食有兼漸向特惠未修成器而外得得米耳今則征結有資而鄧刀吳劍非不備越盾燕面非不勁向特惠未餉餉糧而進糧告罄耳今則特輸不竭而存食之資非不賒賒糧之用非不儲儲固之有威矣聖朝調武備農食與教文修六府冬官列庶而之器農人治師役之糧不期堅利與多而自無不堅利與多也備不虞世所以有衛民之政也夫後世喜功好大攻與守並計萬金戈盾各務一隊之雄糧糧止三句之終以為不堅利不多而何官不堅利不多也有恃無恐列國亦從裕足兵足食之謀已矣而無如委而去之也

委而去之至威天下 羊城上取壹名 汪榮淵
委去在地則可威之及夫天下焉夫委去則地失其利而不和為得地則明其故於城民固固不可更變夫威天下耶且可過者人之心無可恃者人之加損人心有可恃而更至於無慮故背上忘君君賈賈馬難誇誇虎踞惟人力無可恃而究未嘗無恃故保民守境遠險焉可溯雄威如謂眾庶多瞻猶欲強強生據也亦當體國之大一思其深遠之形脈脈吾歷來其地利如如是則威力足備是施民心之多深威強足據是處國勢之難支吾意其所恃以分畛域固封守者不藉藉然天下之雄國幾奈何有地利而無人和竟至委而去之者使其度情克協何難併吞六合以收威定霸之功哉何以備我邊陲者反以薄我邊陲也彼藉而逃亡日無幾分疆畫界要難回已變之軍心則形勢有難恃矣使其眾志未滿亦足資估八旅以大懷法法威之勢茲何以阻大寇者適以資大寇也臨變而士卒已離離阻山界洋終難限鈴馳之馬足則規畫有難於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委去若是此而以人和者當之有不見其不然而威哉蓋昔思德之解京情已瀕難其時深溝高壘足備險阻器械機穽可資守禦而眾無固守必極之例戈解甲空嗟民志之乖睽因而思威強之會大勢日增雖其時生齒漸繁未謀保聚版圖如故未極憑依而國有雄才自足合侯甸要荒其王靈之震赫所謂威天下也不可由城民固固而更險其故乎開創羣雄角立時不張健伐之權乃未幾情勢結者委其君據險要者委其其其聲靈所播乃獨切仰馬古聖王締造維艱原不徒受梓登野致致致之望而近光者如天如帝望風者不燥不烈知必有不期而成而威自大者豈服強神自可於有土之餘而上懼德方中興大難初平孰不遐邊之勢乃未幾分界限者多志守隘者有去心神武所昭若獨深懷懷焉古賢君經營有術原欲以廣國受疆一昭赫濯之靈而遐方咸切貢珍異域猶知奉朔知必有足徵其威而威乃顯者聲名遠播更可於得衆得國之外而進驗規為不以兵革之利約城民固固不以封疆山豁也彼委去者亦知地利不如人和乎

筆洗輕與詞亦圓明

地利不足恃當付道以得民矣夫城民固國成天下固自有道也
地得道之多助不已概見乎今將欲保邦安邦者非知國非
使任地設兵之謂其謂以國為干城而守之不固也仁義以
為海嶺而險要有不爭也忠信以為甲冑而兵戎有不競也始也
不指勢以威人繼也奪望風而吐故吾初不解所恃為何術也及
一觀乎至願之由而知其所恃者固別有在矣天時不知地封
不恃言矣而世之恃地利者方謂無象之防難非敵有之固勢
也無形之害金不及有象之成難也夫知得國得民之道哉試
中言之昔先王建國稅侯制度昭昭四方不自為風道路平而
會師者為社金湯美而安享者為平弓矢素而會同者為國靖內
毋而平外更進所為難持不暇也而後所以者不知也昔賢侯分
藩處土紀綱整肅卒雖無敵焉而後所以者不知也昔賢侯分
安而固津不注據四郡服而張夫不注據培邦本以靖人心道所
為幸制有推也而昧於所以者不悟也對山豁兵卒中恃無可
恃者也則欲城民固國成天下者將安恃哉大亦曰道而已矣且
夫據防之計聖主雖高深計其出雖必諸邦強鄰之何設防
宜先即至編籍蒐括於其詳謀其除非有難藩初非憑藉扶勢
藉以數千百國其陵之戰而介之使從然而無益之謀成則不遇
格民畏之難吟城何分初聚眾之經河山依傍而且且反服則
武即以修治利治有良圖不必倚勢作威自足靖大小邦觀之
四而卒然舉附此得道所由多助也當六國力征經管之日歌
樂四陵統之立威立說亦無然無而道自可通也果使道路而
行將中國可為家何論邦城四夷可為守何論邊陲蓋其可為
何論利哉合斯世之推謀智一入於定案之中而度氣全消四
方所以大和會也誠觀克克克仁德先姓成懷先近謂非得道之
言收長從數十世政教齊隆之餘欲上觀本國之威治夫願未竟
焉然無道無可易也試使道能共濟將關樂不中明於而六服
雖心封守即屬隔絕而百里可王焉雖不於武略而一失成敗任
斯人之強弱則一沐乎德之風而輸誠感德者所以得民
心也哉觀同心同德三千人共奮馳驅其助多助之明驗哉
樹表為堅結詞無端氣流是外學助國中

申言地利之難恃為感於所以者成也蓋民可成也國可固也天
下可成也而奈何以封疆以山豁以兵半半而子持其故曰吾
不解今之策富強者何其甚也非非解像之成而欲固以方隅非
非保障之基而欲地以要隘非非岸藩之援而欲固以兵爭抑知
防之金匱取之金匱待之金匱善之金匱左則夫世之據廣土極重
兵雄視九方力征經營者均非策也請陳其故夫九州之廣四
海之遙獨非吾土也乎故要員之域版圖之區獨非吾得衛也
乎故軍書之策謀員之供職非吾指臂也乎故一人出而版圖寬
帶疆無干我何用乎威何用乎威何用乎威何用乎威何用乎威
抑執之慮不如部所之慮也皇國之據不如天府之雄也雨露之
潤不如雷震之震也於是修綴橫之異說乾柱昔之名言故開塞
而愚於形勢而控宇內教教管而積強諸侯於是解像之謀
一變而為半保障之策一變而為要塞屏藩之術一變而為最
優於其界其界其險用其利自以為金匱千聖中百萬萬世
固固焉是以威天下然而不令其所得不足以破其說之堅也不
究其所將不足以折其計之博也則試與之登戎寨之墟陽太行
之險焉四望一覽無餘而其間則連綿千里猶是封疆之域也
險要焉猶是山豁之固也蓋謂金匱之策是封疆之域也
首當年民亦無慮耶國亦無慮耶天下亦無慮耶道雖新雄圖
非昔抑何為耶於是而以此之昇將於是而以此之辭奪且夫部
所之畫非不足以以愚於天下之雄非不足以以控宇內也雷震
之震非不足以以震服諸侯也金匱千聖中百萬萬世不足以
治而久安也就里連綿之域版圖之區獨非吾得衛也乎故軍書
不足以及其括六合也非八荒也然而一人首出而告界而解像
不言險而保障實不言利而屏藩固抑何為耶吾故曰有道之規
斷斷乎以彼不以此也請以告為世之城民固國而成天下者
文勢浩莽詞雄壯獨出眾時尤妙在首尾如一筆書的是斷
論乎

且人主將欲集萬姓帝為世指為萬物誠非無所恃而能然而任地
設兵者此乃欲以境內之以勢爭之以力重之治之不謀持之愈
堅而里知其不可得也古人固無我言之者今夫言地利者其
大旨不外數端以為民不可不城也否則國不可不固也否則
天下不可不不底也否則勢於是言封疆之界於是言山豁之險
於是言兵革之利而世乃急急焉以之平治而許制度成則原不
為其國之固也彼此之爭雖有重神京之建形勢先成而且
武功學自阪派三代遠見千文之用封疆有山豁有險兵革有
相此其不廢也夫何恃其固而初初則雖有山豁有險兵革有
地民畏之難散遠難定倚策之經邦基易舉而且人心或明或
暗天家可無震疊之靈民之當城國之當固天下當威各有由來
也又何恃言而奈何人主之不善所以哉則見嚴諸周侯免金匱
何故曰恃以城民也然而重北門何堪能從家留東國已度難
何故曰恃以城民也然而重北門何堪能從家留東國已度難
將以固國也然而急首滑重固不阻鴻溝難畫三刻已難是豈
無山豁者乎而其險如夷也則見其師徒處處城陰固何故曰
威天下也然而商部德竟反戈才足三千未歸難難是豈無
兵甲者乎而其利已挫也則見其不滿地利之說可證其故矣何
以證之即以古言證之爭地爭城之援而不可靖也試進世之味
所以者而述之曰封疆不足恃山豁不足恃兵革又不足恃我知
縱橫家必起而相斥矣乃數萬戶民頑空存于賦矣鴻而去一
再傳長城不境遠人聚我馬而來而聚九州之金匱其處又府庫
者據平新不之使反得取資以為處外復數昔之慎固部城據固
固津備固武備皆未嘗一效也擇術不已設乎一成一棄之附而
不可振也試舉世之善所以者而謂之曰無封疆而自足城民無
山豁而自足固國無兵革而自足威天下我知當爭者又疑其無
據矣乃固固無明於固固遠在六州宅鄉未為偏隅金湯草於
百里而戰四海之兵戈凡畏我則廷君臣豆衣裳之屬且較奔錢
而固固然復數昔之不善尺寸不靖形勢不尚力低固固別有據持
也古人豈欺我乎

城民不以 多助

墨草集 徐登瀛

謀國而恃其未者不知道之足恃也夫城民固國威天下豈非有
盡於多助乎然得道者斷不以地始故雖人和之觀今使有國
者必曰吾於民無間其聚散也吾於國無間其安危也吾於天下
無間其憂懷也雖在有道之君亦無此固達之慮然必斤斤焉執
彼此之形與當世諸侯角長較短恐亦未當乎行仁之要與用罪
之心惟明乎勢之所不必爭而後知德之有可恃矣夫時與地利
皆不如人才則其理於人和可與何必更言地利乃今之謀國
有三曰城民而不知城之有道也曰固國而不知國之有道也曰
威天下而不知威之有道也夫民之往來無恆勢雖有英主不得
而城與國之手度無定故雖履金威不得而固與天下之共為強
共為弱雖振長策而驅遠客不得而威與天下之共為強而固之
威之而顯出於懷柔游說聖利銳者之下策固則固則固則固之
臣美河山之固帶甲百萬以行中原遠謂得勝算乎今天下非小
弱也增山鄴東衛中山之界自若也伊闕孟門太行元父之險
自若也臨淄之技擊三晉之武衣三屬之甲日中而超百里者
自若也而民之離散如故國之危殆如故天下之爭起而交爭又
如故以是知謀臣不遇而有策之可慮者勢也而非道也若夫得
道之教古之人有行之者一旅一成非有千里之封遠近遑遑
非有天險之憑危託管輅非有山林之振其於民也勞來正而
已不聞其城其於國也度原相泉而已不聞其固其於天下也仁
有義正而已不聞其威而民之至何如如國之基何以不撥天
下之望風景附者何以小邦懷而大邦畏也蓋非多助之功不亞
此今且雖天下諸侯而告之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民之解倒懸
也不以此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國之奠磐石也不以此岸甲三百
被練三千天下之脩贖實也不以此蓋古昔威時所持以自強者
止有民乎國與天下皆民之聚也君厚收擊連袂成帷揮汗成雨
吾弟有以束縛之馳驅之未嘗不俯首聽命猶無如勢之所在人
各為其主事道之所在人遂聯為一心矣請以多助之善質之得
道者

城民不以 多助

文粹集 胡象江

且古今無當強之善舉即古今無扞格之民情亦視其所以何如
取以術而術勢作威割據分爭有備未能無慮治以心而恩明
施美尊君親上眾志直可成城古語時近悅遠來而邦基鞏固
教行於論者初其名其扶持之何據而不知收效於晚近聞者
非無本也然第言地利則古人當戎馬倉卒之會所為借助於
與借助於食者斯道得焉矣乃高深如彼而委去如此知制治自
有本原固不在區區形勢間也無已蓋連言城民固威天下民
雖有輸誠慕義之忱斷不能令列邦之風土人情修舊實指而況
縱情者貪湯沐其地者斷不能令列邦之風土人情修舊實指而況
制乎豪強千城萬里其捍禦而奸人騷動每一發而難收而民非
有威德感思之強勢不能統一國之心思材力強受範圍又況據
津梁者物猶求和銷鋒鎗者揭竿起義轉東第誇乎權術被百里
胡然而崛起一旅何以有與至知聖主規模總不於年未幾誠以
封疆山谿兵革不足所以有與至知聖主規模總不於年未幾誠以
備百族之才不能不可以服洋情之心志故古王招撫懷遠獨能以
不階尺土不費一兵指縱取於無形心腹服膺之效追責之而實
頑其動潛移之而數舞樂從故與情義愛仁要當以憂樂與共
好惡與同者感乎於應酬蓋道也若國共由之路會民國天下而
其外者也恃封疆而民此情山路而國情兵革而天下離得其
道而志氣爭焉道不必廣拓版圖而疆土固如屏翰道不必修築
要塞而磐石奠乎已無道不必廣拓版圖而疆土固如屏翰道不必修築
行而擬須香米恨不能捐軀赴難仰答聖明固不惜從王而已不
感激也蓋其誠滿於政德者久矣民以封疆而界不能限國以山
谿而險不足恃天下以兵革而利不可恃得其道而忠愛奮發道
不必除關禁以市戰而城其身更成其心道不必去扼要以偷安
而固於外更固於內道不必馳戎行以實禍而威以力更威以恩
慈祥善而近通文孚恨不復令走趨承少伸忱悃故雖盡瘁而勞
不敢辭罪而罪無可逃也蓋其漸被於仁恩者深矣所謂多
助者如此

城民不以 三句

乙未年春 游瀛

謹地利之不足恃可恃然於不以之故矣夫民也國也天下也何
所以而城之國之威之乎誠者曰其故不在封疆山谿兵革且人
主撫有四方其民相鄰比也其國如金湯也其聲靈無遠不聞於天
下也果何恃而致此哉人第知其有所恃而恃之猶版圖定形勢
竊觀其武備之備而不知其有所恃而不恃不於恃而恃山谿使
侈其軍容之盛地利不如人和其故可矣矣今天下地利不一端要
不外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已矣古未有無所恃持而堪
摧靡者我觀百里不喪亡也義取諸侯以守其國義取諸侯
張失以威天下義取諸侯以守其國義取諸侯以守其國義取諸侯
之能右之也其誰曰不足以古未有無所恃持而堪摧靡者我觀
邱封封守畢今畫其方輿山大川焉實得其地勢矣牙甲皆
其誰曰不必以試為固攻城掠地之民後投者處於奔命何由保
聚其夫家也則焉所以城之金曰以封疆之界試為固攻城掠地
之國紛紛者互為攻守何由日固其土宇也則焉所以固之金曰
以山谿之險更試為固攻城掠地之民後投者處於奔命何由保
何由固而攻掠也則焉所以城之金曰以封疆之界試為固攻城掠地
周之興也置父居乎曲險固狀何以繪畫文書有曲險固狀何以
云作也至我武克商底定且崇虎賁服制之風僅有封疆雖有山
谿僅有兵革而顧若輕焉輕焉則焉所以城之金曰以封疆之界試
秦之封西方何以昭昭秦秦非非之要六國何以交攻即以齊帶
甲自雄徒成威德與兵之舉豈無封疆豈無山谿豈無兵革而反
自危焉危胡為也今知其故矣不以也昔所以者此封疆山谿兵
革今所以者亦此封疆山谿兵革乃封疆雖有而城民則非山谿
猶豈而固國則非兵革猶豈而威天下則非其不以之情形昭昭
然在審視之際彼所以者自有封疆山谿兵革此所以者亦自有
封疆山谿兵革乃此之封疆雖有而城民此之山谿雖有而城民
固國此之兵革雖有而威天下其不以之情形昭昭然在指顧
之間此地利不如人和之證也不可不慨然於其故乎

筆勢奔放然間合頓挫於題界不溢一絲今文之法方丈之神

多助

多助

多助

三句

公孫下

城民不以

多助

多助

多助

三句

公孫下

域民不以 三句

文林會見 王道新

域民不以 三句

文萬集 劉慶之

國國不以 多助

樂陽書院錄 顧有樞

本之雄之所恃可恃所以之非矣夫封疆山嶽兵革大雄所恃以
域民國威天下也蓋于其所以之非其界險利足恃哉若
以凡明乎長治久安之策者不遠道要故能威域之民不險山
河故能服特國之圖獨行無敵故攻國無邑天下莫之能傷乃今
談士必抵掌而形勢藉藉其惟吾能左之能右之則吾水之故倍
地利不如人和試推其故而中之司使則若影以占星有分土亦
有分野司空執度量以制邑無疆土亦無游民故大司徒制其職
疆而清封之形方氏制其地城而封疆之中畫郊圻無殊疆界以
容民非以域民乃者虎牢築城成敗版圖封人能詰其
疆更可損亡也然而宋蓋依據爭秦川指吳楚楚蓋據漢吳市
臨秦秦據蜀蜀據吳而況則七百餘里之地況秦河內一十
五色之雄連七上郡不獨七邑歸於六城而封疆也則思先王之
世其賦于宋而不敗黃鳥是以無形之封疆不界之界也而
豈情分區劃於西北多山雖異而太行為東而多水則指
下而具區分流故戰事而城者或據最高之山焉因河為津者下
臨不測之險而山林川澤皆於司險以守國非以國為者莫庚
靈州來城刊溝河穿趙胡石城雄十仍滿池跨百尋也然而魏防
導敵投鞭斷流矣關五丁者雲連棧道伐三苗者渡邑利庭矣而
況雲中九原濟沅易水章子以五部之兵入燕琅邪倭渤海清
河樂毅合五國之師攻燕不獨軍踰華下水決營陽也則試思先
王之世其具中上而不誇曰塞乎是以無形之山不險之險
也而豈於礪山帶河哉復官固五兵習擊敵者法有十四變雖公
定三軍為合甲者壽可三百射故錫賜弓矢伯司九伐焉見青
未幾公使誇千乘萬里中故千因諸戰利以肅天下非以威天下
乃者牙戟備千戈鉞犀兕而諸百鍊鋒鏑七札失難穿也
然而公徒執冰于思泉中矣國者蛇者曳其神父忘其憂者懸
魚門矣而況秦有跋扈封頭貴顯而後之德而最甚其國梁有
武力奮發吞項斯之恥而馬陵其軍不復乘腹以六十萬戰
長平以四十萬坑也則試思先王之世其為良慈而反鑄劍戟
乎是以無形之兵革不利之利也而豈藉設堅執銳哉世主當知
所以矣

民域於心以形者証也夫封疆亦所以域民者然而封疆能域
民民不為封疆域也域之者其慎所以哉嘗觀形方及掌地城之
封疆使無有準繩誠以封疆不正則民之踏處其間者彼此難判
也顧其才者上列侯自守舊章而事兩其風德此各懷其德正不
得以有定之疆域而謂能無定之民情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此其故在於民已大民何為而域之也草野皆民數其
往來自便為君公者何必焉為之制焉人君而計及域民必
民有出疆而進而無可如何查而乃為此焉慮之謹則固盡赤子
任其出入良自易為父母者何必嚴為之限人君而計及域民必
思民畫疆而止而無暇自為者乃為此嗟吟之則是存言域
民者必以封疆之界而巳夫封疆之界亦何嘗不以域民哉公侯
之封方百里于男之封五十里各有其疆即各有其界也而使斯
民安相宜則必有兩不相安之事故後世爭奪之起每開端於
道旁封以股民七族封以懷姓九宗各有其疆即各有其界也而
使鄰封廣為招徠則必有大不相服之情故後世流亡之變每致
於大體然則而封疆能域民民不為封疆域也民有身有心身拍
於咫尺之間心用乎萬里之外封疆之界域其身可耳而體域其
心乎不域其心而徒域其身其終必潰而西出矣夫至於
民之身亦不能終域域則以封疆之界者當運自思哉封疆非全不
足恃而民不金情封疆也民有身有神神者形亦常安形拘者
神反常阻封疆之界域其形則可耳而謂能域其神乎不域其神
而使域其形其知其神必從而中賊之矣夫至所域之形反見奪
乎所不域之神則以封疆之界者當思其計哉嗟乎工機智者索
而國國與成天下亦一例觀已
屈曲如志手腕充實

險與利又不足恃得道為先務矣夫險與利難以維封疆其不足
恃一也道得則人和不可決其多助哉且大學始言天下之術
其探木則為乎民而推極則在乎道求於道之外則有恃險而守
與禦敵乎道之原則取志乎道而思與敵相禦其所恃亦其
所自為也而外視乎民者不必進謀堅銳與而善用乎民者其先
已其焉原矣如城民以封疆域得民之助也而不以如是則國與
天下可推兵而據曰山嶽之險兵革之利哉登中原而左右望上
海百里要害百里當關臨遠則國資助禦於秦漢乃善人遠慮深
謀慨夫道址雖存其間誰家善善者邦道在徒傷勝代奉而一
無已幾且觀聖堂而瞻懷兵士如必有善乎國國之先者矣入城
府而次第推險險一書籍略一書當當萬方開邦賴助成於不
乃古人創深痛鑒聖人軍謀不獨即更前敵之師士氣難野有
未收之域而二陵不據且金風雨而後望山虎如必有存乎用威
之外者矣國國威天下不以險與利如此故民之助誠諸人
其謀略則斷斷無合其形勝去其營壘之理而安現用御不操專
特以為防乃風聲或報即在勢不必強相不必威之域而御來已
神可決與精之充發非待道者乎助之多有必然者而得道者如
未敢驟期也莫主以難難故乎每謂入國定難要非致治之說乎
地精練何補與領大業推其民生在初初不恃地險要時之說乃
道在而險不必說尺土也開洋扼要道在而利何可恃哉海也則
我可得從王將相之英方將以帝帝故雖雖伊伊始雖不敵聲
靈所聚遠隔萬里而事有可慮故已立見也論漢而前漢也不
早見千城之從何處而得道者且未有道信也賢主以仁厚中興
亦欲德意漸播神京為拱衛功勳再振分爵於外盡陳其民
何道不以此成而德行地地推聖躬今不遠其日功臣之望且效義
於邦邦故雖雖雖方新尚恐以忠信不解難收持操然而情非強
致理可憐也相補而有感也不在見藩衛之可資錢由多助而
推其至所謂不如人和也
沈鼎滋越精力彌滿春有 國初諸老氣息

臨民不以多助

紫陽書院課集

除與利不足恃可驗多助之故矣夫山路兵爭之用猶封疆之域民也然有未可恃者不無信多助之故乎且負固者於當時勢取威者於向武或我與保界之舉不必以得民為務兵部如挫於藉同勢之強亦難斯若捷如連蛇向往驗人心之合或大業者自洽此情自來雖阻深之境猶繕備之方謂保民之上策無過此也豈不善保民者固自有其耶誠民不以封疆之罪誠以封疆不足恃民歟定民居而未必得民心也即民小必助我也而言地利者曰更有山路之險兵爭之利在形勝焉兵法所必觀也而地利者謂視山河之險無將是以為地利將地居此塞遂足捍我提封乎雖江賊叛之匪或之杜絕知宅中國王運初不必以割據者自誤其規操武備為威制所不虞我兵禁禁賊資狎失之致無藉是以為威將多清所街遂足制我惟于乎里連鄉之淺惟習前固知容保將人心初不必以攻守者自計其結險陰與利之不必不指封疆誠民乎吾觀其故而重念大得道者矣使勇受害無庸提備乎戰不迭備提何以據上海之勝清師者勉而乎稍又殊之罪尤敵者望風而逃險與利自多成敗本原與格則從公初如何當不費防禦之衣若謂金湯非難永守建獨亦可聲威何以宅天府以定卿傳微已聞警應前助兵以制舉揚平轉轉也廣陰與利俱恃偏如柱石未季縱力枉體豈有平論大畏懼之成功之多也非得道者其為幾大難削平之始或山賊避潛借就自舉或長銀絲鉤強兵坐擁披亦謂聲援可被獨自有服藉之非然而道不足必判之亡續觀于宙勢事本無成腐究之際苛法者深憂戴之遇廓大度者收弛弛之說可知華情禁閉不禁乎聲威震而禁于德意撫然也吾願與併地設兵者從容各之群雄角逐之仗或勢固安營大底深阻或枝神刺花金鍾廣悅故亦謂治藉多矣我利可定即折之盡然道不足以及服之也觀見古今世定不爽權輿平之非心蓋服之除研材致命長世于世之學嚴國輸誠可為累志觀乎不由于勢系有權而由于乎求能有要也吾且與保民取世者割切限之地利不如人和而信哉

義則銘經緯史訓則夏王製金出色當行自是千人皆見之技

因因不以一句

2720 4444

固國不必以山谿，謂險非可恃也。夫地利之最著者，未有過於山谿之險者矣。而固國則不必以之，由其不如人和也。古語不可深信哉。且至治之世，其民老死不相往來，天地間所以為國者，以國不以險也。蓋天地所有之險，皆人所為之人，能為之則人各為之，人為之則用險者能固人，各為之則恃險者必推天至於人，各為之而猶以之，是不知天地之險之與人共也。漢書周勃古人之論，直持言封疆之界乎？蓋又有見於山谿之險，夫險固言地利者之爭尚也。長安山河晉以之定霸，吳恃閘門，齊以之爭，秦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楚以之長，南服吳，吳平為城，固河為津，秦以之奮而却矣。一時縱橫捭闔之說，誰不曰王公設險以禦勦人，注以立國之故哉。而抑知不然，且夫天下非小國也，太行孟門之阻，長江天塹之難，自若也。勦兵利乎不可加之則山，終南陽城大室之阻，皆濟之謀，不可施之河，旋彭蠡也。然而高深可據，必須守禦之人，負敵難收，難供彼國之侵，徒知其險而不知所以守其險者，則以威為象，以強為勢，在悅仰之則耳。固既危矣，抑有山谿難恃而固之，則嘗觀古今來其恃險阻，則至取亡者，何可勝數。方其守勝地而自便，固天險而無鄰，據億丈之山，以高防臨，不謂之險，以為阻，豈非特然一時之威哉。卒之保殘守敗，力屈勢窮，雖有江海之巨，不足依為藩衛也。雖有般般之重，不足以用為關係也。一鼓而登，更捷五旬之舉，固片時可越，不殊三刻之輸，滑以此為險乎。抑以此為固乎。且以為不知地利而己矣，而或者曰：固守之域，非強寇所能擊，川流之玩，非敵人所能測，以故有鄙而舍會稽之史，沃而軍陽子思之蓋險之時義大矣哉。不知同山谿於固，則險以固守也。固國於山谿，則固以險失也。以固固山谿，則險其門戶也。以山谿固國，則險其陵脊也。有不用險以為險者，而險乃足恃，有專用險以為險者，而險反不足恃矣。古人蓋深有見於此也。故曰：不以也。

檄嶺南台氣味清醇，漢之重江都，唐之陸宣公也。

國不以山谿之險

17/06/2017 14:45:00

國有由因其所恃不在險也。武國之固必有以也。如使恃山路之險其國豈在此乎。有國者其知之且自王公設險於其國視者逆謂國之莫不恃險無險之可恃耳。抑如保障府藩原自有在如使區區焉以險為恃則九鼎之險不一姓誰得曰夫隸山河亦野以固吾國乎。如城民不以封疆之祿而國固則何如自天地定後即山澤通氣故山鎮澤數衣與茅土之分封而黃河如帶泰山如城國可復其久矣。自土田既分即山川有鎮故名山大川表作要害之名匪而山水曰淵水注川曰澗邦咸資其兌澤澤然則山竄之險有固者多恃以為國矣。顧吾思公如以為不可恃則山川即陵之險何必必許於大易城池溝渚之固何必必裁於夏書古先王鑿曲故要亦必以凡涓泉洩既如顧衣加以山路之險自可安焉。若石者所以成王立政特重司險守固之臣如以為可恃則據峭函之固者何以是魯於西南跨朔漠之雄者何至反揚乎士卒古先王深溝高壘亦以凡茲世遠多虞險峻使有山路之險水可繫焉也。余者所以賢相臣學特許恃險非固之詞然則樹國之固良有以也。豈以山路之險乎。夫作高山而子孫能保已足覺水而然其能助克之子孫所以保其民所以顯其國本之維繫原自有重於山路之中者。而山路特外觀之瑕耳不無泰然涵泳非無扼溫之強酸東鴻溝亦有砥澆之處而或以代興為悅或以雪恥為水可知固以險為恃豈非以險為水賴矣。君子論世至城郭溝池以為固而誰嘆其治之小庫也。故舉為城而業明萬世通衢此誰而雄爭高竄克之萬世不可斷而竄不可平其國基之堅固要惟無係於山路之內者。故山路有累卵之危耳足以霍山汾河既有金湯之勢方城漢水復多蒺藜之防而或至黃池七楸或至春庭立休可知固以險為始基非以險為長城矣。君子讀史至長江天塹之恃險而深慨其國之苟安也嗟乎邦有其本山海之恃險祇為守邦之末要國有恆真則河難阻陽實非保國之良計史與威天下之統有固者其知得道以多助乎。

義則銘鏤史詞則夏王殷金出色常行自是千人皆見之技

10

